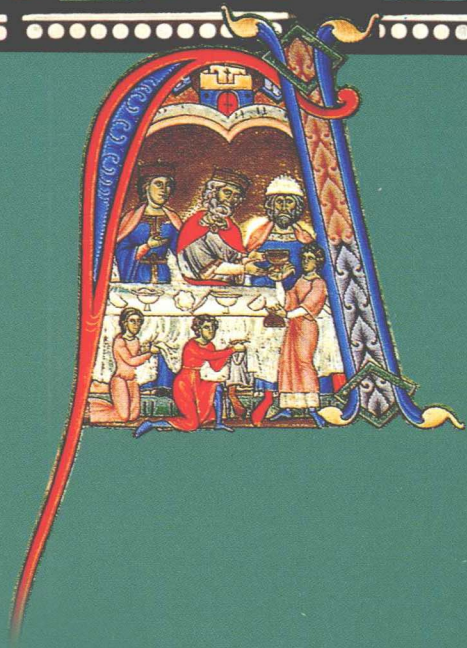


入 选 全 球 5 0 部 灵 性 经 典

宗教经验种种

(美) 威廉·詹姆斯 William James◎著 尚新建◎译





宗教经验种种

(美) 威廉·詹姆斯 William James 著 尚新建译

The varieties of
religious experience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宗教经验种种/(美)詹姆斯(James, W.)著;尚新建译. --北京:华夏出版社, 2012. 1

书名原文: 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

ISBN 978-7-5080-6763-6

I. ①宗… II. ①詹… ②尚… III. ①宗教学 IV. ①B920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258708 号

宗教经验种种

[美] 詹姆斯 著

尚新建 译

出版发行: 华夏出版社

(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: 100028)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三河市李旗庄少明印装厂

装 订: 三河市李旗庄少明印装厂

版 次: 2012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
2012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720×1030 1/16 开

字 数: 411 千字

印 张: 26

定 价: 49.00 元

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,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序 言

假如我不曾有幸应爱丁堡大学之聘，主持吉福德讲座^[1]（Gifford Lecturer），讲授自然宗教，恐怕绝不会写这本书^[2]。因为这一聘任，我必须讲授两门课程，每门十讲。我在寻找这两个讲题时，发觉第一门课可以是描述性的，题为“人的宗教欲望”（Man's Religious Appetite），第二门可以是形上学的，题为“以哲学满足这些欲望”。可是，当我下笔时，一旦涉及心理学问题，内容出乎意料地多。因此，第二个讲题就完全搁置了。现在，这二十讲都是描写人们的宗教性格。在第二十讲，我暗示（并非表述）了我个人的哲学结论。哪位读者想直接了解它们，可以翻看那一讲的最后两大段及本书的后记。我希望将来我能以更明白的方式阐述这些结论。

我相信，与单纯占有抽象公式（不管多么深刻）相比，博识种种特例往往使我们更精明，所以，我这些演讲充满了具体的例证，并且，这些例证都是从宗教性情比较极端的表现中选取来的。因此，有些读者恐怕还没有将书读过一半，就觉得我所提供的是这一主题的讽刺画像。他们会说，这种到了抽搐地步的虔诚，并非正常的心理。不过，假如他们耐心读完这本书，我相信，这种不良的印象将烟消云散。因为在那儿，我把宗教冲动与校正过激行为的常识原则结合起来，让每位读者自己下结论，无论多么温和的结论，完全随其所愿。



我在撰写这些演讲时得到不少人的帮助，对他们致以深深的谢意：斯坦福大学的斯塔柏克^[3]（Edwin D. Starbuck）教授，他把广泛搜集的丰富的手写材料让给我；东诺斯菲尔德的蓝金^[4]（Henry W. Rankin）是我未曾谋面，但经过考验的朋友，我有一些宝贵的信息来源于他；日内瓦的伏卢诺^[5]（Theodore Flournoy），牛津的席勒^[6]（Canning Schiller），以及我的同事蓝德^[7]（Benjamin Rand），为我提供了文献；还有同事米勒^[8]（Dickinson S. Miller）和我的一些朋友，纽约的瓦德^[9]（Thomas Wren Ward）、最近住在克拉科的鲁托斯拉甫斯基^[10]（Wincenty Lutoslawski），都给了我重要的提示和忠告。最后，我对住在基恩谷上格伦莫拉的戴卫森^[11]（Thomas Davidson）的感激之情难以言表，他不幸去世，我曾与他谈过话，并利用他的书。

于哈佛大学

1902年3月

[1]文献导言应该向詹姆斯请教过，其中的一些细目由詹姆斯选定。1902年7月夏季神学讲座，在题为“宗教中的理智和情感”（Intellect and Feeling in Religion）的演讲中，詹姆斯探讨的问题或许属于形而上学第二教程。在演讲笔记（bMS AM 1092.9 [4479]）的封面上，詹姆斯注明：“无聊的作品，决不出版。”——译者注

[2]威廉·詹姆斯将本书献给他的岳母伊利莎白·普特南·吉本斯（Elizabeth Putnam Gibbens）。——译者注

[3]斯塔柏克教授（1866-1947），美国心理学家，曾执教于哈佛大学。他保存了他给詹姆斯的五封信（bMS AM 1092，信在1023-1027），两封詹姆斯给斯塔柏克回信的复制本件（bMS AM 1092.1）。还有《宗教心理学：宗教意识生长的经验研究》（*The psychology of Religion: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Growth of Religious Consciousness*），London: Walter Scott, 1899（WJ 350.83），也有若干本小册子。詹姆斯为《宗教心理学》所写的前言在《宗教和道德》（*Religion and Morality*）一书中重印。该书收入《威廉·詹姆斯著作集》中。——译者注。

[4]蓝金是马萨诸塞州诺斯菲尔德赫尔蒙男校的图书馆馆长。他与詹姆斯有书信往来，这些

信件收入《威廉·詹姆斯书信集》(*The Letters of William James*), ed. Henry James, 2 vols. Boston: Atlantic Monthly Press, 1920。其他信件保留在 Houghton (*67M-96)。在詹姆斯撰写《宗教经验种种》之前,蓝金曾经为他提供了一些剪报、小册子和书籍。詹姆斯与蓝金的书信往来,有相当一部分内容与相关资料有关。——译者注

[5] 伏卢诺 (1854-1920), 瑞士心理学家。——译者注

[6] 席勒 (1846-1937), 英国哲学家, 詹姆斯最亲密的朋友之一。——译者注

[7] 蓝德 (1868-1963), 美国哲学文献学家和编纂家, 哈佛大学哲学讲师和哲学图书馆馆长。——译者注

[8] 米勒 (1868-1963), 美国哲学家, 哈佛大学哲学讲师。——译者注

[9] 瓦德 (出生于 1844 年), 美国银行家, 詹姆斯在哈佛大学读书时的朋友。——译者注

[10] 鲁托斯拉甫斯基 (1863-1954), 波兰哲学家、作家。在《宗教和道德文集》一书中, 詹姆斯提到过与鲁托斯拉甫斯基的关系。詹姆斯也为鲁托斯拉甫斯基的《灵魂世界》(*World of Souls*) 一书撰写前言。该前言收入《宗教和道德文集》中。——译者注

[11] 戴卫森 (1840-1900), 苏格兰出生的作家, 威廉·詹姆斯的密友。——译者注

目录 | Contents

001 序言

001 第一讲 宗教与神经病学

宗教领袖常发生异常的心理变态，或许比其他方面的天才还多些。

019 第二讲 论题的范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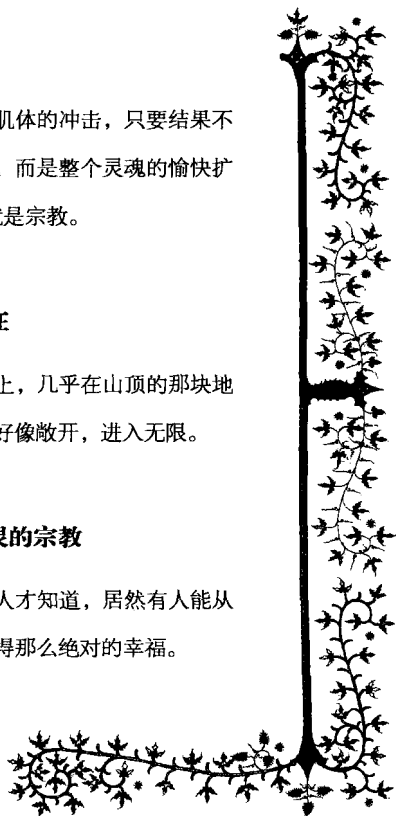
凡世界对我们肌体的冲击，只要结果不是难受或痛苦，而是整个灵魂的愉快扩展或渴望，那就是宗教。

039 第三讲 看不见的实在

我记得那个晚上，几乎在山顶的那块地方，我的灵魂好像敞开，进入无限。

059 第四、五讲 健全心灵的宗教

我认识了这个人只知道，居然有人能从这些事情上获得那么绝对的幸福。



095 第六、七讲 **病态的灵魂**

我可以肯定地说，在我七十五年的整个生涯里，
甚至没有四个星期的真正安宁生活。

123 第八讲 **分裂的自我及其统一过程**

绝不说谎，绝不浮夸，减少平日的欲求，生活
俭朴，信仰上帝，幸福就在其中。

141 第九讲 **皈依**

病态灵魂以自我为中心，焦虑不安，只要有它
把门，信仰灵魂的强烈自信就进不来。

161 第十讲 **皈依（结论）*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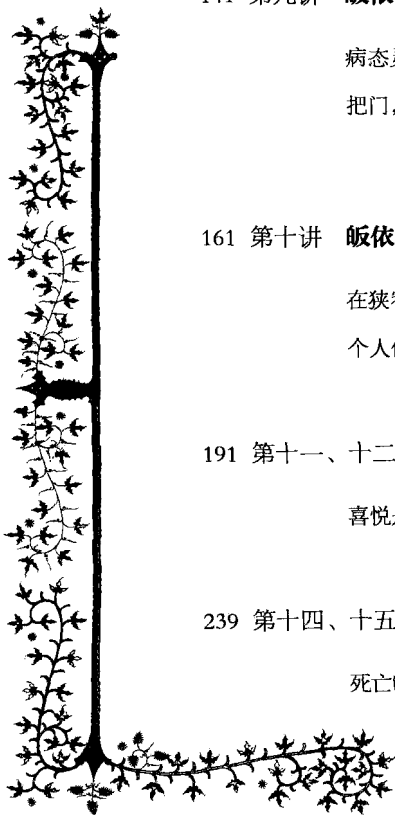
在狭窄的自我内部建立藩篱的疏离感一旦破除，
个人便发现“万物合一”的境界。

191 第十一、十二、十三讲 **圣徒性**

喜悦是一种宽阔的情感。

239 第十四、十五讲 **圣徒性的价值**

死亡吃人，而吞吃死亡的人则把握人生。



273 第十六、十七讲 **神秘主义**

跪下是死者，起来时则不朽。

313 第十八讲 **哲学**

我怀疑，毫无情感地对宇宙进行理智的静观，是否还会产生我们现在所具有的那种宗教哲学。

335 第十九讲 **其他特性**

宗教是一种交往，一种自觉自愿的关系，是落难的灵魂与神秘力量的接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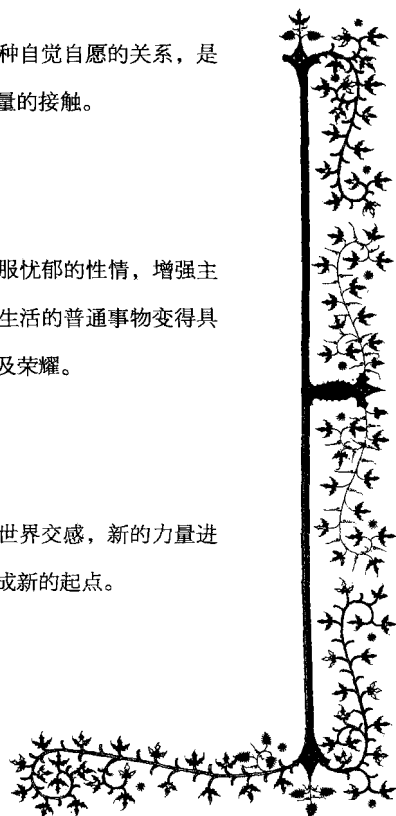
357 第二十讲 **结论**

可以看到信仰如何克服忧郁的性情，增强主体的忍耐力，如何使生活的普通事物变得具有趣味、意义、魅力及荣耀。

383 后记

我相信，通过与理想世界交感，新的力量进入尘世，并在这里形成新的起点。

391 索引



第一讲

宗教与神经病学

>

宗教领袖常发生异常的心理变态，或许比其他方面的天才还多些，他们总是天生的情绪敏感者。他们往往过着矛盾的内心生活，一生曾有一部分沉浸在忧郁之中。他们不知道节度，容易着迷和钻牛角尖并常常陷入恍惚的状态，听见耳语，看见幻象，做出各种各样一般归为病态的特殊行为。



我站在这张讲桌后面，面对着许多博学的听众，实在怀着不少的惶恐。我们美国人从欧洲学者生动的谈吐以及他们的书里接受教诲，这种经验已经习以为常了。在我们哈佛大学，没有哪个冬天是毫无收获地白白度过的，总有来自苏格兰、英格兰、法兰西、德意志的专家，代表他们本国的科学或文学，给我们做或大或小的讲演——这些专家，或是接受我们的邀请，专程横渡大西洋为我们讲演，或是当他们游历我们国家时，半路为我们截获的。欧洲人说话，我们听，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情。我们说话，欧洲人听，则是相反的习惯，我们还未曾养成。所以第一个冒此风险的人，免不了因为这种自大的行为产生一种负疚感，尤其在美国人想象的圣地，像爱丁堡这样的地方，必定如此。爱丁堡大学的哲学讲座颇具荣耀，这在我的童年便已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当时，伏勒塞^[1]（Fraser）教授的《哲学论文》（*Essays of Philosophy*）刚刚出版，那是我翻看过的第一部哲学著作。我十分清楚地记得，书中描述了汉密尔顿爵士^[2]（Sir William Hamilton）的教室，引起我的敬畏之情。汉密尔顿的讲演是我强迫自己



研读的第一部哲学著作，此后，我沉浸于斯图尔特^[3]（Dugald Stewart）和布朗^[4]（Thomas Brown）的作品。童年的这种敬畏情结，决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消失。应该承认，鄙人由土生土长的村野一跃而起，一时间当真成为这里的一员，变成这些名流的同事，不仅使我有一种现实感，而且同样使我有一种梦境之感。

既然我有幸收到这个聘约，便觉得不应拒绝。学术生活也有冒险的义务，所以，此时此刻我站在这里，不再说推辞的话。我只说一句：现在，无论这里还是阿伯丁^[5]，潮流已经开始由西向东，我希望继续这样流下去。将来年复一年，我希望有好多美国人应邀来苏格兰的各大学讲演，换取苏格兰学者去美国讲演；我希望我们的民族在所有这些高层事业上变得像一个民族一样。并且，与我们英语相关的特种哲学气质和特种政治气质，越来越弥漫于全世界，影响全世界。

至于我即将进行的这个讲演的方式，我既不是神学家，也不精通宗教的历史，更不是人类学家。我特别熟悉的，只有心理学这一门学问。在心理学者看来，人的宗教倾向至少同人之心性的其他事实一样有趣。因此，作为一个心理学者，我似乎自然应该邀请你们一同去描述性地考察一下那些宗教倾向。

假如这个研究是心理学的，它的主题就不是宗教的制度，而必然是宗教的感情和宗教的冲动，而且，仅限于那些有文献记载的比较发达的主观现象，它们都是由口齿清晰、完全自觉的人在敬奉和自叙的文字里记述的。固然，事物的起源和早期阶段总是饶有趣味的，但是，假若诚心寻求它的全部意义，就必须注意更进化、更完善的形式。因此，我们最关切的文件，其作者都在宗教生活中做出最大成就，并最有能力理智地表述他们的观念和动机。当然，这些人或是较近代的作者，或是其作品已成为宗教经典的古代作者。所以，我们发现，最富启发的“人类文件”，无须到特别博学的文库里去搜寻——这些文件就在“常行的大路”上。这种由我们问题的性质自然而发的情形，与本讲演者缺乏专门神学知识的情况非常吻合。我可以引述你们大多数人前此已经看过的书，从那些书里摘取个人忏悔的语句和段落，而不会减低我的结论的价值。固然，将来到这里讲演的学人和研究者，有的更具冒险精神，或许会从图书馆的书架上发掘出一些文件，使他的讲演听起来比我的更精彩、更奇诡。然而我怀疑，



即使他掌握那么多稀奇古怪的材料，是否就一定比我更深刻地理解问题的精髓。

宗教倾向是什么？这些倾向的哲学意义是什么？从逻辑的观点看，这两个问题属于完全不同的两个层面。不弄清这个事实，必将引起混乱。因此，在进入我所说的文件和材料之前，稍微讨论一下这种区分。

- 新近的一些逻辑著作，将任何事物的研究统统分为两类。第一类研究的是：
- 6 事物的性质是什么？它怎么来的？有怎样的构造、起源和历史？第二类研究事物的重要性、意义或意蕴是什么，既然这个事物已经摆在面前。第一类问题的答案由实存判断（*existential judgment*）或实存命题表示。第二类问题的答案则由价值命题（*proposition of value*）表示，即德国人说的“*Werturteil*”（评价），如果我们愿意，亦可叫做精神判断（*spiritual judgment*）。这两类判断，任何一种都不能直接从另一种演绎出来。它们二者出于完全不同的理智成见。我们的心灵首先分别作出判断，然后再把它们加在一起，将它们组合起来。

- 就宗教而言，尤其容易区分这两类问题。每个宗教现象都有自己的历史，都由自然的前因发生。现在的所谓《圣经》评论，其实只是从这种实存判断的观点研究《圣经》——初期的教会过于忽视这种评论。那些《圣经》撰述者是在什么样的生活条件下为这部圣书做出各自的贡献呢？他们陈说的时候，各人心里想的是什么？这些问题分明是历史事实问题。我们看不出，这类问题的答案怎么能顺便决定另一个更为深入的问题，即这部书以这种确定的方式出现，作为生活的指导，并作为神的启示，对于我们有什么用呢？要答复后一个问题，我们心中必须已经具备某种普遍原理，知道一事物应该有什么特性才可以使启示的意义拥有价值。这个理论就是我才说的精神判断。把这种判断与实存结合起来，确实可以推出另一个关于《圣经》的精神判断。具体地说，假如我们关于启示—价值的理论断言，任何具有启示—价值的书必须是无意形成的，并不出于作者的自由臆想，或者说，这种书必须没有科学的和历史的错误，并不表现地方的或个人的激情，那么，《圣经》落在我们手里恐怕就要倒霉了。假如相反，我们的理论承认一部书尽管含有错误和热情，尽管是人有意做的，但只要真实记录了伟大灵魂的内心体验，反映他们与命运的殊死搏斗，仍不失为一种启示，那么，结论恐怕就有利得多。你们看到，实存的事实本身不足以决
- 7



定价值。因此，最好的考订者决不会把实存问题与价值问题混为一谈。面对同样的事实结论，有些人采取这种观点，有些人则采取那种观点，其原因在于他们关于价值基础的精神判断有所不同。

我所以一般地谈论这两种判断，是因为有好多信教的人——诸位中有些人可能也包括在内——还没有实际应用这个区别，因而，对我下边的讲演必须采用纯粹实存的观点考察宗教经验的现象，或许觉得有点儿诧异。我从生物学和心理学的角度处理这些现象，好像它们只是个体历史的奇闻轶事，于是，你们有些人可能认为，我把那么崇高的题目给贬低了，甚至未等我充分表达我的宗旨，就怀疑我是否故意损坏人生的宗教方面的价值。

当然，这种结果绝非我的意图，而且，你们的这种偏见，将使我谈及的大部分内容无法产生预期的效果。因此，关于这一点，我要再说些话。毫无疑问，全心全意地追求宗教生活，实际上的确使人变得独特怪僻。我这里不是指那些普通的宗教信徒——那些人无论佛教徒、基督徒还是回教徒，都遵从他们国家沿习的宗教仪式。普通信徒的宗教是别人替他准备好的，由传统传授给他，借模仿而形成固定的形式，并通过习惯保存下来。研究这种二手的宗教生活，于我们很少裨益。我们必须搜寻那些原创的经验，它们才是大量暗示感受和模仿行为的原型。这种经验，只能到那样的个人身上寻找：对于他们，宗教不是枯燥的习惯，而是巨大的狂热。这种人是宗教方面的“天才”（geniuses），像其他作出突出贡献、值得立传纪念的天才一样，宗教天才也往往表现出神经不稳的症状。宗教领袖常发生异常的心理变态，或许比其他方面的天才还多些。他们总是天生的情绪敏感者。他们往往过着矛盾的内心生活，一生曾有一部分沉浸在忧郁之中。他们不知道节度，容易着迷和钻牛角尖（obsessions and fixed ideas），并常常陷入恍惚的状态，听见耳语，看见幻象，做出各种各样一般归为病态的特殊行为。而且，他们生涯中的这些病态往往帮助他们树立宗教的权威和影响。

如果你们要求一个实例，那么最好的例子是乔治·福克斯^[6]（George Fox）这个人。他所创立的贵格派（the Quaker）不管怎样称赞都不为过。在当时那个虚伪的时代，贵格派强调根植于内心的真诚，要求返回原始的福音道理，远非人们在英国所曾知晓的。今天，我们基督教各派正趋于宽大自由，就这个范围



而言，他们实质上不过是恢复福克斯和早期贵格派很久以前提出的主张。此时此刻，恐怕无人敢宣称，福克斯的悟性和能力有毛病。每个直接认识他的人，
9 从克伦威尔（Oliver Cromwell）以至于郡长和狱吏，似乎都承认他有超人的能力。可是，从他的神经体质看，福克斯患了最严重的精神病或精神错乱。他的日记有许多这类记载：

我正与几位朋友行走，抬头看见了三个高阁的顶尖。它们深深地震撼着我的生命。我问朋友那是什么地方。他们说是利希菲尔德（Lichfield）。紧接着，我听到主的命令，叫我一定到那里去。到达我们原先要到的房屋之后，我请那几位朋友走进那所房子，完全没提我要到哪里去。等他们一进去，我就走开了，小心地爬过篱笆，跨过壕沟，到了离利希菲尔德不到一英里的地方。那里有一大块旷野，一些牧人正在放羊。这时，主命令我把鞋脱掉。我站着不动，因为此时正是寒冬。然而，主的话像一团火在我心中燃烧。于是，我脱掉鞋，把它们交给牧羊人。那些可怜的牧人吓得浑身发抖，很是惊讶。随后，我又走了大约一英里。我一走进利希菲尔德城，主又命令我了，叫我大声喊：“利希菲尔德这血污的城受祸呀！”于是，我沿街走来走去，高声喊叫着：“利希菲尔德这血污的城受祸呀！”这天正是赶集的日子，我走进集市，在市场内几个地方转来转去，不时停下来，依旧大喊：“利希菲尔德这血污的城受祸呀！”没有人出来拦我捉我。我边走边喊，穿过各条街道，觉得有一道血流下街道，市场好像一口血池。我已倾吐我的心事，觉得浑身轻松，便心神安静地走出这个城市。我回到牧人那里，给他们一点儿钱，取回我的鞋。然而，主的火焰仍在我的脚上燃烧，周身发热，因此，穿不穿鞋都无所谓。我站在那儿，迟疑该不该穿鞋，直等到主给我决定的自由。于是，我洗了脚，再穿上鞋。此后，我进行了一番深刻思考，想弄清楚主为什么派我声讨这个城，把它叫做“这血污的城”呢。因为，虽然国会一时拥护内阁首相，一时又拥护国王，双方战争期间使利希菲尔德城流过好多血，可是，这并不比其他地方更惨烈。后来我才明白，戴克里先（Diocletian）皇帝时代曾有一千个基督徒在这里殉难。所以，我应该赤脚走过他们流血的路线，并走进积蓄他们鲜血的市场

10



洼地，以纪念那些殉道者。他们的血一千多年前便已流尽，现在已经冷却在街头。所以我有一种血腥感，并遵行主的命令。（pp. 97 - 98）

尽管我们注意研究宗教的实存条件，但是，恐怕也不能忽略宗教的这些病态方面。我们必须描写它们、称呼它们，就像它们发生于不信教的人一样。诚然，我们的情感和爱慕所垂注的对象，若为理智所把握，与任何其他对象等量齐观，我们自然就看不到这个对象。对于一个对象，理智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归类，把它归于其他某种东西。然而，凡是我们认为无限重要并引起我们崇拜的对象，都好像必然是自成一类（*sui generis*），独一无二的。假如一只螃蟹听见我们不费吹灰之力，毫无歉意地把它归于甲壳类，就此了事，它恐怕会觉得身受奇耻大辱。它会抗议说：“我不是这种东西，我只是我自己，我自己！”

理智做的第二件事是揭示事物发生的原因。斯宾诺莎（Spinoza）说过：“我将把人们的行为和欲望当做线、面和立体的问题加以分析。”他在另一个地方指出，他要用观察一切其他自然物的眼光来考察我们的情欲及其特性，因为我们情欲的结果必然产生于它们的性质，就像三内角等于两直角这种关系必然出于三角形的性质一样。同样，泰纳^[7]（M. Taine）在他的英国文学史导言里说：“无论道德事实还是物理事实，都没有关系。它们总是有原因的。野心、勇气、诚实有原因，就像消化、肌肉动作、体温有原因一样。邪恶与美德像矾和糖一样，也是产品。”理智声称要披露每件事情的实存条件，我们读到这种宣言时，总觉得——至于这些作者实际获得了多少成功，相比之下，他们的计划又多么大言不惭、多么不堪忍受，我们暂且存而不论——我们内心深处的生活之源受到威胁，受到否认。我们以为，这种冷血的归类，威胁着要戳穿我们灵魂的根本秘密，好像一旦说明了它们的来源，同时也就解释了它们的意义，并威胁着要使它们看上去没有什么价值，不比泰纳所说的有用的杂货更宝贵。人们假定：来源一旦被认定为卑下，精神价值便烟消云散了。这个假定的最常见的表现，或许是感情迟钝的人对比较善感的知交常做的那些评论。例如，阿伏勒那么相信灵魂不朽，是因为他的性情太情绪化。芬妮非常谨慎，纯粹是因为神经过度激动。威廉对世界的悲观是由于消化不良——大概因为他的肝脏麻木了。伊利莎喜爱她的教堂，是歇斯底里性格的一个症状。彼得要是多在户外运动，

恐怕就不会对他的灵魂那么发愁了。如此等等。这类推理有个例子发挥得颇为淋漓尽致，就是指明宗教情绪与性生活的联系，借此来讥评宗教情绪。这是一种时髦，今天常见于某些作者。依他们的意思，皈依宗教是青春期和青年期的危机。^[8]圣僧圣尼的苦行和教士的虔诚供奉，只是父母的自我牺牲本能误入歧途的实例。对于身患歇斯底里病、渴想自然生活的修女来说，基督不过是想象的人物，为了替代世俗的恋爱对象。凡此种种。^[9]

这种对我们所反感的心理状态大加轻诋的方法，大体说来，我们当然都熟悉。在某种程度上，我们都用这个法子，批评那些我们认为心态趋于紧张的人。可是假如别人批评我们激昂的宗教情绪，说它“不过”表现了我们的器官状态，我们就觉得受到了莫大的侮辱和伤害，因为我们知道，无论我们机体的特质如何，我们的心理状态仍有独立的价值，显示生动的真理。我们希望，这种医学唯物主义可以闭住嘴巴了。

“医学唯物主义”似乎是一个好名称，可用来称呼我们刚才说的那种头脑简单的思想体系。医学唯物主义把圣保罗（Saint Paul）去达马斯加（Damas-cus）路上所见的幻象，说成大脑头后皮层病灶放射的结果，断定他是癫痫患者，结论干脆利落。^[10]这种唯物主义说，圣特雷莎^[11]（Saint Teresa）是歇斯底里病人，阿西西的圣方济各（Saint Francis of Assisi）是遗传性退化病人。佛克斯所以对当时的虚伪不满，渴求精神的真诚，是大肠失调的症状。卡莱尔（Carlyle）发抒悲苦的高唱，可用十二指肠溃疡和胃溃疡来解释。医学唯物主义说，所有这些心理的过度紧张，假如你寻根究底，纯粹属于身体问题（极可能是出于自身中毒），由于生理学尚未发现的种种腺体的作用失常而起。

于是，医学唯物主义认为，所有这些名人的精神权威，统统被它打倒了。^[12]

让我们从最可能的方面看看这个问题。近代心理学发现，某些确定的心身联系确实有效，因而提出一个方便的假设，假定心理状态依随身体状态这种关系是彻底的、全面的。假如我们采纳这个假设，那么，医学唯物主义所坚持的，当然是对的，即便不是所有的细节都正确，至少一般说来是对的。圣保罗确实一度犯过癫痫类的疾病，假如不是真正的癫痫发作的话；佛克斯是遗传性退化病人；卡莱尔无疑是自身中毒，因为身体的这个器官或那个器官，不论哪个，